

孟

子

孟子十四卷

四部叢刊經部

上海涵芬樓借清內
府藏宋刊本景印原
書板匡高營造尺七
寸四分寬五寸六分

孟子題辭

趙氏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
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
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其
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
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
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
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

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
於魯也三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孟
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
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
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
爭彊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
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竝起若楊
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

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
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
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
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
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
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
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
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

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
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
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
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
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
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
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

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
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
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
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
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
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
語者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

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荅
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
栢雕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子魯臧
倉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子
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
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引深
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
而託之者也孟子旣沒之後大道遂絀逮

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
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
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
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
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
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
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

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
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
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
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
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
之際嬰戚于夫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
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
嘗息肩弛檐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

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
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
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
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旣已詳
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奧難見宜
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
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
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

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
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
乎

孟子卷第一

趙氏注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

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皆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爲一例也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王曰叟不遠

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長老之稱

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爲寡人興利除害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彊兵爲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爲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

之患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

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

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亡矣論

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萬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千乘之家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

之弑夏后是以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

千乘取萬乘也

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菜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

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亦以避萬乘稱國

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

矣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爲不多矣

苟爲後義而先

利不奪不饜

苟誠也誠今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

者也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

王亦曰仁

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禍章指言治國之道明

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
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

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

多心以爲娛樂夸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

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

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爲樂也不賢之人詩云亡國破家雖有此當爲人所奪故不得以爲樂也詩云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經始勿